

INQIANGWEIWENCONG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黄昏却下潇潇雨

散文随笔原是从我的
心灵航程中间截取的一段
段永恒的瞬间。

——赵鑫珊



赵鑫珊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黄昏却下潇潇雨

黄昏却下潇潇雨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赵鑫珊 著

黄昏却下潇潇雨

(皖)新登字 04 号

黄昏却下潇潇雨(金蔷薇文丛)

赵鑫珊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封面设计:蒋万景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当涂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7

插页:

字数:160,000

版次: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042-5/I·947

定价:5.3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生居天地间，稟受阴阳气

感受，思考，写作，出版；再感受，再思考、再写作、再出版，——我终于明白，我就是为这个生命循环圈来到这个世界的。这边会是我的家，甜美的家。失去了它，我就会无家可归，失魂落魄。

——题记

编号台风刚过去。

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么肃穆，那么安宁。

夜已经很深。尽管我是去北半球，却好像站在南半球，用肉眼看到了离地球16万光年的剑鱼星座。因为这个星系的亮度很大。光是把剑鱼星座移到猎户座附近的位置，它在夜晚甚至都可以把它的影子投到我们的大地。

我走在沙滩上。独自一人在那里踟蹰，回顾往事。

回过头我看了看。在星光底下，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我的脚印，一个士兵留下的一长串脚印；再往前头看，我看到了海水那不可捉摸的无边无际，看到了宇宙无穷的时间和空间在我面前伸展开。

这是我写好的第八本书。但我觉得我的写作生命才开始。真的，我这种感觉很强烈，很清晰，就像哈勃望远镜观看离我们4千万光年远的星系那样清晰。

在我住的附近有座养老院。夏夜我经常在附近乘凉，因而结识了那里的总管汤先生。有一回，汤先生出于好意，打量了我的花白头发说：

“赵先生，你想提前退休吗？我可以决定给你一个名额。这个养老院合算，只需交 90 元，管吃管住，整天下下棋，打打扑克，蛮适意的。”

我报以满脸的微笑。心里却用无的语言回答了一句：

“汤先生，我的生命才开始！况且，我这辈子是没有退休的。”

我久久地在星空底下散步，思绪万千。

我想到，50 亿年后，太阳的氢燃料将消耗殆尽，那个时代，也许就是人类的末日到来。

不过 50 亿年后，人类可能会进化成另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态。那时候，人类早已掌握了逃离太阳系的技术。在逃离的时候，我建议至少要携带三样东西：

老庄哲学，唐诗宋词，莫扎特音乐。

我养成了在天文学和地质学之间散步，思索的习惯。因为人世间的一切，即便是天大的不幸和遭灾，像火山、地震、南斯拉夫的内战、海湾战争或某个国家的政权更替，一旦用天文学和地质学的观点去观照，顷刻之间都化成了一个无穷力量。至于个人的荣枯无定，失恋，没有分到三室一厅，儿子没有考上大学，自己没有升迁做副局长……则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要感谢我母亲，是我母亲把我生了出来，53 年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了我这一生的使命。

坐在宇宙时间和空间的大舞台下面，静静地作为一名观众，欣赏和评判一幕幕大大小小的戏剧；从我个人成长的道路到太阳系以每秒 250 公里速率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从

1945年的国际形势到1991年的国际格局；从普朗克长度、时间和质量这些个量级到恒星的塌缩理论……

明确为某一项任务生存于地球上的人是幸福的，坚不可摧的。比如，美国实验物理学家迈克尔逊的一生就是要追求用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来测量光速。1880年他第一次作了测量。50年后，即1931年5月7日，也就是他临死的前两天他口述了一篇他最后观察结果的论文，将光速的精度提高了十倍。

我的人生使命也很单纯；把我所感觉，所理解的世界一一写出来。

我要使用到的工具仅仅是脑、笔和纸，其他仪器一概不要。

在本质上，我是一个来写我个人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本散文随笔正是这样一本山山水水、古古今今、世事浮现的集子。

1991年9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目 录

序：生居天地间 稟受阴阳气	1
---------------------	---

第一辑 人生与艺术

我心目中的散文：无形的笛卡儿直角坐标	3
对艺术世界的沉思	10
艺术世界的极限	17
下个世纪人对艺术的要求	21
画家的画和画后面的人生哲学	24
中国山水画的写意和数学物理的专求意象	28
艺术魅力与经济实力	32
人·建筑·哲学	34
我和莫扎特音乐精神	36
莫扎特音乐与中国古典美学	38
我，俄罗斯的忧郁	45
帕瓦洛蒂、多明戈，我两个都爱	51
我同当代西方音乐的隔阂	53
我和上海作家圈	57

第二辑 人生与哲学

黄昏却下潇潇雨——我一生惆怅的时刻	63
-------------------------	----

荒诞的比例——人的一生同宇宙时间之比	69
无聊的不堪忍受,难熬的无聊	71
有哪个哲学家能把这件事说说清楚?	73
给孩子取名字	76
回忆中的莫斯科和莫斯科回忆	78
哦,我来到了德国的图林根	91
哦,浮士德之叶	100
哦,德国的星空,我的意识流	107
德国的森林和德国文化创造	112
川杨河畔见闻(三则)	120
我做家务	126
我眼中的女子	128
我和上海的咖啡馆	131
弗洛姆,我的金子朋友	133
爱因斯坦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137
一个走过五个 M 的人——我所认识的	
德齐先生	140
人的低级和高级需要	144
疼痛是什么?——世界就是信号	147
书籍扉页上的献辞及其他	149
读书的五种动力	152
当我读译文的时候	154
读书吧	156
给我一个思考的起点——读《余教学导论》	158
我的电视里的“动物世界”	161
我,道罗定律,上帝的法则	164
我对蚯蚓的肃然起敬	167
向赫兹的电磁波致敬	170
人在茫茫的开放宇宙中——我对热学和声学	
的新觉悟	173
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诗意	179

不开口的菩萨,沉默的上帝——我的内心体验 ...	182
上帝和人:谁更聪明?	187
我在吐丝结茧.....	189
寻找原因的快乐和幸福.....	192
我的幸福和生命的全圆.....	196
我不迷信任何奖或头衔.....	199
我存在的证据和理由——我写作《普朗克物理 哲学世界》一书的心境	202
丰收的1991年	213
追求生命第二春天——就算作是后记.....	215

第一辑

人生与艺术

我心目中的散文：

无形的笛卡儿直角坐标

散文随笔原是从我的心灵航程中间截取的一段段永恒的瞬间。那是世界和人生撼荡我的心志而泄幽情的产物。

——题记

我的散文写作动机也委实单纯，单纯得就像摇篮里的婴儿时时需要躲藏在母亲的怀抱，寻求庇护，寻求温暖，寻求爱。

多年隐隐痛苦的经历告诉我，即便是我的躯体住在五星级宾馆总统套间，要是我的灵魂安顿不下来，处在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生命于我，仍旧是痛苦的，无着落的，或不幸的，荒漠的。一小时的漂泊不定，一小时的痛苦和无着落；十分钟的漂泊不定，十分钟的不幸和荒漠。

坦率地说，我拿起笔来写散文，全然是为了安顿我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窝”。

每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都是一个模样：紧闭着双眼，挥动紧握着的两个小小的拳头，哭哭啼啼，硬是不愿在自己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到这个陌生的、多灾又多难的世界上来受苦受罪，受折磨。

待他们长大成人，张开了眼睛，伸出了双手，停止了哭声，便各自呈现出各各殊异的面貌。

1988年我从外国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则触目惊心的消息：一名17岁的芬兰少年雅伦控告他的父母，说未经他同意便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故要求赔偿一百万美元的损失。雅伦的律师说，生命充满了艰辛，雅伦的父母无权在没有得到雅伦的同意之前，就强行把他带到世上来饱尝人间的痛苦。据民意测验调查，百分之九十一的年轻人支持雅伦的立场。

至于我，尽管不支持雅伦的无理取闹，但是我理解他的哭。说实话，只要我一想到这条近乎于寓言的消息，我的内心就会被震撼，就会因感叹而半天说不出话来。

自我出生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我的内心有时还在暗中哭泣。哭生的种种艰难和困顿。我写下的一些散文（当然不是全部）往往就是我的哭声，那是无声哭泣的记录。年轻的时候，我读到过汉朝诗人秦嘉的“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的句子，就为一种高古、沉郁而苍凉的境界伤心地哭过。为天文学的壮观，我也哭泣过，今天有时候还会暗暗哭，尤其是在晴朗的夜里，当我用肉眼对从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飞来的非周期性的偶发流星作目视观测的时候。或者，当我听说大约在四千四百万年前，一个火星般大小的星体与地球相撞，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月球这一大胆假设的时候。我究竟是叹人生苦短和茫然而哭，抑或是因为宇宙时空结构的壮丽和宏伟激动得幸福而哭，连我自己也说不上。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天文学造就了我们能够理解宇宙神秘和谐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应该是幸福的灵魂，因为它与世界本

体息息相通。

不错，我的双手现在也是伸着的，向上张开的，但是我无意向这个世界索取过多的物质享受，即便是一条多余的裤子，一碗多余的鸡蛋汤。有了自行车，我决不会再伸手去要一辆雅玛哈摩托；手中有了桔子，我的眼睛就决不会再去盯着天津鸭梨。

我只想尽心尽意尽性去体验、理解这个世界，即便是无助、无聊、绝望、苦闷和孤独，我也要体验个彻底，体验个够。就算人生好比朝露，处世若大梦吧，我也要专心一致地去细细观照这粒朝露，品味这个荒诞的大梦。我承认，一旦用审美的眼光去咀嚼，连“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情景也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苍凉美。正因为我理解到了人生的根本悲剧性，我才不去颓废，不去得过且过，而是豁出命来向科学、艺术和哲学求最后皈依和攀附。因为凡是人归根到底都会死，窝窝囊囊死，还不如轰轰烈烈死。跪着死，不如站着死。

于是，我要追问时间的箭头为什么只指向一个方向？为什么被打碎的玻璃杯子不会自动从地板上集中到一起，再完整无缺地跳回桌子上？

只有这类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追问才能使我的五脏安定，思虑平正，和神明相通。和神明相通的人为得道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这当然是我的理想境界。

最后一个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那末，又由谁站出来说，“要有上帝”，于是就有了上帝呢？

只有找到了这个答案，我的哭声才会戛然而止，我才会满脸堆着笑，踏上归程。

不能作任何期望，我会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可

以退一步，把上帝的杰作人连同作为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大自然当作我的散文创作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在这种创作过程，我才有可能将人生的悲和剧演得有声有色，感天地，泣鬼神。因为我既是编剧和导演，又是主要角色。即便是粉身碎骨，也要碎得热烈奔放。

我喜欢散文随笔的写作，原是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极放松，极自在，天和地也极广阔。我用不着去采访他人，跑图书馆查资料，便可以将天上的星星和地下的蚯蚓一一包容，涵盖，尽得登山临水，幽然深远的情趣。

在我眼里，散文随笔并不排斥“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的情调；也不排斥“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人生感叹，但我主要还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人类和我们世纪的思维大脑来使用。或者说，我心目中的散文永远要以天道、地道和人道为自己陈述的三大主题。

在写散文随笔的时候，我心中恒有一个无形的笛卡儿直角坐标：横坐标是宇宙、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纵坐标是我的内心对事件的感受和把握；于是我的每篇散文随笔便是由坐标 x 和 y 所规定的点 M ，即 $M(x, y)$ 。

是的，我是通过点 M 同世界发生紧密关系的。每作出一个 M 点，我的灵魂就获得一次暂时的解脱。只要将 M_1 ， M_2 ， M_3 ……连接起来，便是我的生命轨迹。

这些年，正是这些个 M 点用恬淡培养了我的性情，用静漠安顿了我的精神，它已成了我的生命自救的途径之一。我离不开它。我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自白：

始知真隐者，
不必在山林。

诗人是先得我心了。我喜欢栖息在散文这个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幽静去处。那瑟瑟谷中风，山气日夕佳，唯有沙洲雁，秋来渡河飞的自然景观，是怎样揪我的心啊！

我喜欢我的心被这样日夜地揪；喜欢从自己笔下的散文观照自己的灵魂状态。我写散文有时候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追问人生的意义，探明前面的路，获得对一些生死攸关问题的满意回答，这尤其是当我困惑、迷惘的时候。我想起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布里奇曼(1882~1961)写作《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一书的动机和目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物理学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和发展，旧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土崩瓦解。曾经为电子论和相对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一辈物理学家洛伦兹说了一段绝望的话：“在今天，许多人提出了同他昨天说的话完全相反的主张；在这样的时期，真理已经没有标准了，也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了。我很悔恨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就死去。”

在那个充满危机和困惑的变革时期，有些杰出的物理学家自杀了。但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并没有丧失继续前进和探索的勇气。布里奇曼正是举着火把，在黑暗中坚持探索“科学的任务是什么”这样一位斗士。于是1927年，他开始写《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他自己写，为了减轻自己的苦恼而写。因为那时候物理学中存在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使他的内心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他想通过写书来澄清问题，自己同自己对话，为科学重新找到生存的理由，也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理解布里奇曼的这大苦闷，尤其欣赏他用写书的方法来“浇愁解闷”。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闷。每个人的“解忧”办法也各各殊异。至于我，面对苦闷，只有拿起一支写散文的

笔来代杜康，“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至于别的，我决无他求。“人到无求品自高。”所谓无求，便是佛学“要万缘放下”的告诫。在散文随笔这块园地，我只求除去烦恼，心得清静。

根据我多年对幸福和痛苦的反复体验，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种职业最适合我，这种职业便是写作。即便是真的有位部长或公司总裁想同我易位，我也会婉言拒绝。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能步入意不散乱，念不昏沉的境界，完全拥有我自己，自由自在，成为宇宙公民。是的，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箴言中，我最喜欢明朝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的一句：

“万物一体，宇宙在我。”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心胸；又是何等的自信和主体战斗精神。我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便是通过我的散文随笔去抒发这气魄、心胸、自信和精神，经之以天，纬之以地，尽人之性，亦尽物之性。——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生命的纯正快乐。

我这个人，结我自己这一生，现在就可以作出三点定论（不必等到盖棺）：

第一，不可能做官，有权有势；

第二，不可能发财；

第三，如果我有 70 岁的寿命，我可能写出至少 20 本书。

上帝还是公正的。他在某处封闭了一扇门，必为你在另一处开一扇窗。我想，我写散文便是上帝为我开启的一扇天窗，因为我既当不了官也发不了财。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

写书是我的命中注定。我为我终于意识到了我后半辈